

禮記體註

卷十九

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于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之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父子兄弟皆門內之治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

然後節○定行禮之時也役指諸禮言不廢是君子不廢○禮本人情原百姓所共能者君子既尊敬乎禮因而不廢期會因事以行禮而不廢品節也

以其所能教百姓所謂以身教者也不廢其會故能觀其會通而于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為之節文而于禮有所守○會謂理所聚而不可遺節謂分所限而不可過

有成節○定行禮之具也專以祭禮言○有成事謂諱日得吉則事可成也然後治雕鏤文章黼黻之飾以嗣續此禮于不絕器服常存則此禮必可久矣○當傳之禮不獨祭祀舉器服者即重以例輕也

君子內度之已外度之人得其願之同又得其分之異舉而措之使各得其分願則事成矣然心思既竭而制度品節未詳則尤不足以垂于久遠故又為器用服物之等使繼續手無窮此禮之成也

其順節○言禮非財不行財非儉不裕也首句提起宗族以上服于喪祭以教民也是盡行禮之實同利以上薄于奉已以利民也是端行禮之本末句行禮括喪祭一段如此括奉已一段順之謂順于禮教而上下無違心也然後躬行以率之為之

得不費言註長上聲別必敬之也言註列切數入聲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禮本天秩

情而為之節文非強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節期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有成事謂諱日

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絕矣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

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

講明其義以行喪禮備鼎俎之祭器設豕腊之祭品脩其爰
先靈之宗廟于以比歲比時以行祭禮及祭畢則燕享以序宗
族君子備禮教示民如此然非節已裕民禮何由行乎是故儉
以自處居不必擇也衣服不妨醜也宮室不嫌卑也車無取于
雕器無取于鑲食無取乎貳皆此者蓋欲使民有行禮之資耳
昔之君子行喪祭之禮而必博自奉如此

君子制禮非以強民故民順之鼎俎豕腊純吉凶諸祭言言
豕腊舉下者以民所得用也大戴禮作安其居處則此當以
即安其居節為句喪算有三年至三月之殊鼎俎有六牲至
無牲之異宗廟有七廟至祭寢之差宗族有百世不遷五世
則遷之別而後節事辨位別親交者無不繼續于無窮矣

公曰節。因問而言禮教不行之故也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
足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荒于事故其心怠于物故其心
慢固民是盡或盡民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財而不計其費也
衆者人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
不順于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于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
故曰不以其所也。哀公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是盡也多
疑難是淫德不倦荒怠教慢也伐剽伐齊是午其衆以伐入止
求當欲不以其道宜鼯鼠食郊牛桓僂宮災而莫為禮也

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簠不刻鏤食不

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

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算五服歲
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
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
特牲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
財不害民而與言民同其利也言處上禮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

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午其

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

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實

財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國獲之固言取
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迂同午其衆
違逆衆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
欲而已不以其所不聞其理之所在也由前
由古之道由後音註好厭放午當並去聲
由今之道也音註註行去聲細去聲

孔子侍總旨○此下十一節俱是論政由人道而極于天道因
結言其理之一也

孔子侍節○夫子嘉公之問而告以人道之要也人道作治人
之道政字含下大綱庶物政爲六者謂本之躬行心得大綱率
而萬目張也

公曰敢節○言三綱爲爲政之本哀公兩問爲政爲字不同上
爲字訓是字下爲字訓行字聖人兩答政前揭爲政之義言爲
政莫先于正已後指爲政之事言正已莫重于綏倫別親嚴重
夫父君上庶物從亦就君身上說謂三綱正而庶事咸正也百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謹爲大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

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然悚動之

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親作色變色
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音註小切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

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

姓從意當補在下。政者正也。聘政之義未若君身上君為政。二句方推本君身為政。即是君正從政。即民歸于正也。君之所為四句。泛言上下應感之機。夫婦君臣父子。是三綱別親嚴。便是正行三言之道。道不指三者乃行此三言之要道也。

古之節。言夫婦為三綱之本也。大昏至矣。誠上是皆以行三言之道。自大昏始。下言人君重大昏以為政本。正是所以行三言之道也。古之為政。以愛人為大。然應應其無節由是立為三綱之禮。使知率從故禮為大。上文別親嚴言禮也。禮主于敬。又以敬為大。敬則行三言之道。盡之矣。其敬之極。至者三言中。又以大昏為大夫婦。父子君臣之始。大昏所以為敬之至極矣。惟大昏為敬之至極。故必冠而親迎。以敬其事。而親之也。親愛之者。欲其敬親愛于已也。是故君子親親是敬則為親愛。舍此敬則為遺棄。親愛也。偏于敬則偏于愛。則親愛散。

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

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厥物從

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

道可得聞乎。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

別必言切切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

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

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

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

始乎大昏推之父子君臣莫不相親相敬而政在是矣大昏之愛敬非政之本與愛指親迎說敬指寢處二字雖平卻重敬

是而親迎明親之也明親之者所以發其親愛之意也是親敬所以爲親也彼以敬爲親者未要其終也惟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則敬則夫婦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思三桓之侵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于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廢物也三綱不正而已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是廢物以三者爲綱而三綱又以夫婦爲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闡門王化之始也古今至理要不外是

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方氏曰夫婦有

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爲之本故後言大昏爲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爲政愛人爲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禮敬爲大禮以敬爲主而大昏又曰所以治禮敬爲大禮以敬爲主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爲大者既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親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殺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闡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

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計迎去聲舍上聲
與平聲照去聲

公曰寡節。以親迎為已重者以冕服為祭天地宗廟社稷之
服也合二姓之好四句即昏禮之有關於繼者以見其重也繼
後以繼體言為主以承祀言見大昏所係如此冕而親迎安得
為已重乎通以天下諸侯說聞此言指繼先聖二句諸少進欲
于此言之外更有進教也固固也

親迎之說胡氏最酌其中天子不親迎于其國不可與諸侯
為賓也二王之後則迎之于境其餘則迎之于館迎之于境
迎之于館則亦親迎矣推此則天子之迎后可想見矣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默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

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

寡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

其辭請少進

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
也不固焉得聞此言者言若不固

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乎少進者
幸孔子更舉有以進教我也。石梁王氏曰

併言天地非止

音註焉音

諸侯之禮也

音註焉音

天地節。詳昏禮之大有一步深一步意。前言關於繼統重也。次言關於萬世之繼統。則又重再言關於宗廟朝廷之禮。則又重至關國事之興衰。則又重。須知夫子激發公處。全在二箇恥字上。天地一段。即其象天地者言。男女合而子孫繼。是大昏為萬世之嗣也。昏禮既成。內行宗廟之禮。足以契合祖宗在天在地之神。明外行朝廷之禮。足以植立朝廷事上使下之嚴。敬由是物事之恥。足以振之。若廢更怠。張是已國事之恥。足以興之。若恢復中興。是已三綱正而後庶事從。足以禮為政治之本也。末二禮字。只作朝廟之禮。而昏禮自在。了。物恥二句。承上四句。來直言作朝廷。

直猶正也。正言為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是也。物恥恥之。小國恥恥之大。昔堯而今起為振音廢。而今舉為興。易明昏姻夫婦之義。于成曰。天地絪縕而萬物化生。于恆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于成。男下女。上于恆。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

昏義曰。即昏禮之常敬而推本于敬身。故從而亡以上詳推。用敬之道。不著其足以成治也。身以及身三句。利為禮法。以及

孔子曰。天地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

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

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

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

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陸氏曰。物以不振。

為恥。國以不振為恥。應氏曰。物恥謂事物。

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內外之禮。交治。

則國家安富。富樂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

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為急。故夫子

以是言。與不。

告之言。詳聲。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

天下使人皆效法而敬之也。惟乎天下謂所敬之聲教也未到感化上國家順則教化行而順治矣。○妻能祀親故為親之主子能承祀故為親之後所以不可不敬也。君能行此敬而推已及人天下無不敬身敬妻敬之者德教詎乎四海矣。此太王愛民之道也。嗚乎天下如此而國不享大順之治乎。數親字俱不可忽故身同為親敬妻子亦為親也。

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于親傳之于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本根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故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獨君然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子也莫不肖象于我也。○嗚乎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間意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身我敬其妻子使人各敬其妻子則志氣之所至直充塞乎天地矣。

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

後也敬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

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

之象也身以及妻子以及子如以及如君行此

三者則嗚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

順矣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

也如刻南暨聲教之意大王愛民之君也嘗

言不以獲人者害人也口大工之道也○方氏曰處而規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階所以敬其子也為王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

傳後於下者予也故曰親之後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於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為大焉非苟敬身也以其為親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其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音注無音迄

尤不敢不敬也音注大音泰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

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

則能威其親矣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

也動雖過民猶以為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不

何謂敬身○上節派要在敬身故君尊問之身之關切處無非言動二者過言二句以言感應之易輕叙起下不過辭二句方是實實工夫兩不過重看全是一點敬謹之心為之所以民稟平嘉言善行不待命令而自恭敬其上也敬身全在兩不過上見出成親又從敬身中生出能敬身則有以昭顯之美名而成親矣

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謹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貴者感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效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故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其父母故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待命令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
君之身不爲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
者不使親名
爲人所毀也

何謂成親節○上段言敬身即所以成親下段言成身本于愛
人意亦相串○道德隆而與望重乃人成德之名也苟言動不
過而百姓敬恭則必邇其所自曰吾君乃君子之子是加親以
完善之名也故曰成其親之名○安土以身言樂天以心言所
遇于地不擇而友之謂之安土所受于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
樂天治民至于樂治之至也脩身至于樂脩之至也
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
而安則所樂者大矣夫達于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于
成身亦無先後之分造道大原缺一不可亡義忠恕學一而
天理具在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
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
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
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存其身不
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
樂天不能成其身
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
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
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則
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俯能無所

擇則仰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能樂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

理而樂音已音註洛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應氏曰物

者自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

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

聞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

而成身節○物即理也不曰理而曰物萬物皆備于我有物有則身所自具也物字以人倫庶物點且勿盡仁孝未至則求至已至則求止所謂不過也不過只盡所當然義理言非對太過者言

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文推之當從家語

君子何節○哀公何貴天道之問承樂天說來夫子所告可貴之天道承不過乎物說來蓋吾身所備實理總是天所賦者故曰天道貴其不已貴下四項君子之德如日月之相從不已此天道之流行也不闕其久此天道之變遷也不待作偽而物皆自成不遺此天道之神妙也既成矣則光于四方顯于後世此天道之顯著也是所以可貴也○不已屬知不閑屬行無為屬時已成屬後世上二段德也下二段業也

是天道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朱子曰不閉其久家語作
不閉而能久○不閉者誠于中必形于外所謂微也能久者
存于中者不息則久其微于外亦悠久無疆也無為而物成
者悠久所以成物漸仁摩義久道化成也已成而明成物之
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禮記節○上文天道之對入于後世故公欲孔子以簡切之語
告之

而明是天道也

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

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
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氏曰天道
至誠無息所謂組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
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且
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
窮其久無思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
其既成皆然可見也蓋其幾絪縕運而不
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
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大
為大唯寬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頌美乎
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之謂也

公曰寡人蠢愚其煩于志之心也

蠢愚其煩于志之心也
質也其者暗

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如字公自言其不
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

心故孔子下文所對
是舉其要者言之

曾子

雖然節○因哀公欲求簡切之語孔子合天道人道以總結之也仁人孝子只一人事夫事親止一理物即仁孝也不過乎物則以事親者事天以事天者事親為父母肖子為天地完人身豈有不成者耶兩物字是仁孝本然的實理也只是是一個愛敬開口說愛敬為政之本雖天道人道總不外此如事夫如事親便是不過乎物便是成身了

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對天則為仁人對親則為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仁人孝子一不過乎物盡之因物賦物是身所由與隨物體物是身所由成

孔子雖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夫事夫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君之福也雖然雖容為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夫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曾則父子之間或幾乎殺矣故徒以遠而難格則夫入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加事夫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殺也

事大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

○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

如事親此二句皆主誠音聲辟音

非聖人不能言言避幾平聲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意微漫處

多未必孔

子之言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易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

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

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縱言外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

仲尼總旨○此下八節專言禮為成身之本后即兼言禮樂政

事首一時問答事總是言禮周流無不徧意

仲尼節○此啟三子以學禮之意也周流無不徧隨遇皆中節

也敬恭勇三者皆美德一無禮則各有其弊相略無文為野足

恭便後為給勇與爭鬪為逆不中禮但就太過邊說

周不虧于一方流不滯于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心敬

而不中禮則文辭發後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

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捷給之人

貌為恭敬似慈仁而實不慈仁子貢近于給故特言此三

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子張末對而子貢先對此

所以為越席也○恭主容敬主事心主于事則或疎于禮故

謂之野勇亦在任事上見勇往直前不顧尊長故謂之逆所

謂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也再記子曰語已絕而復言也後

傲此

仲尼燕居

帥也節○上截慨中道之難下示以用中之要也師商以為學
言子產以為政言師商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有過有不
及制中亦兼學政說既曰禮乎又曰禮者其決之詞以見制中
唯有禮也○能食之謂毋道有餘不能教謂父道不足
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但違禮也中出于人之性而所以節
性者在乎禮故曰禮所以制中○下節不在坐而並言之者
以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

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禮雖以敬恭為主
然遠於節文則有二者之弊給者是恭使反
之貌逆者悖戾爭鬪之事夫子言言恭而無
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
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言何也蓋此與
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
此也矣惟是恭使給之人見曲意徇物致飾
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
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女音
色鮮矣仁而貳乎是恭正此意也言下
同語去聲中上聲是
去聲使平聲鮮上聲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
能食之不能教也子百感庸而對曰敢問將何
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